

思想盛宴
文丛

莫说破

人的心灵，就像一座剧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演着各式各样的悲喜剧。它必须对社会开放才会产生价值。但这座剧场又不是每时每刻都对外开放的，何况剧场里的排演厅和后台通常是谢绝参观的。

舒展

著

青岛出版社

思想盛宴文丛

莫说破

舒展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说破 / 舒展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4.2

(思想盛宴)

ISBN 978-7-5552-0099-4

I. ①莫… II. ①舒…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1002号

书 名 莫说破 (思想盛宴文丛)
著 者 舒 展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兼传真) 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慧
装帧设计 乔 峰
排 版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 11月第 1 版 2014年 11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10 mm × 1000 mm)
印 张 20.25
书 号 ISBN 978-7-5552-0099-4
定 价 45.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38

总序

我建议青岛出版社出版一套杂文丛书，该社欣允。我知道，该社的一把手孟鸣飞先生素来喜欢杂文，记得去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冯其庸先生《瓜饭楼从稿》编委会期间，送给孟先生拙作《牛屋杂文》，他很快就读完了。这套文丛由我主编，应当给文丛起个名字。我想到了“杂花生树”，但文友告我，上世纪 80 年代有套杂文丛书就用过此名，我竟全然不知，真是孤陋寡闻。后来这套丛书的策划高继民先生建议用“思想盛宴”，我觉得很好。我一向认为，杂文家首先应当是个思想家。鲁迅就是光辉的典范。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用他冷峻、犀利的笔，揭露、鞭挞“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并塑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人物阿 Q，国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曾说：“一百年后人们看鲁迅，会觉得鲁迅更伟大。”我赞同此说，四年前曾请治印大家刻了一枚闲章“鲁迅门下走狗”，并告知周海婴先生，他不禁莞尔。当然，我崇敬鲁迅，借用上海作家陈村的话说，“我还没无耻到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何满子先生曾说他每年都要将《鲁迅全集》读一遍。我没有他那样的毅力，但对《鲁迅全集》第 3 卷至第 6 卷，也就是鲁迅写的主要杂文，是经常要阅读的。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包括我在内的杂文家，虽然不能妄称思想家，但应当是思想者。加盟本丛书的邵燕祥先生，即以思想深刻名世。我一向不看好翻翻报刊、随便发表一点感想式的杂文，借用广州的老杂文家号称“酒鬼”的老烈先生话说，“官僚看了，说：哼，呵，挠痒痒挠得不错嘛！还可以继续挠嘛！”我更反对大批量生产杂文，再批发出去，形同一般商品；这样的杂文，还指望能与深刻二字沾边吗？杂文家应站在社会前沿，揭露假、丑、恶，彰显真、善、美，

为民主、法制、公民社会鼓与呼，并战斗到拿不动笔为止。

我曾经想将本文丛起名“青鸟文丛”。这不仅在于“青鸟”与青岛二字相近，更因为大诗人李商隐诗谓：“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如果文史读者对杂文也能“殷勤为探看”，那是杂文家的福分。十多年前，杂文家牧惠（2004年病故）随我去安阳讲学。有学生提问：“怎么能将杂文普及到大学生里？”牧惠回答：“这很简单，你们经常请我来讲讲，不就行了嘛！”学生笑声一片，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愿将这套文丛，遥祭牧惠文兄的在天之灵。

“青鸟殷勤为探看”。愿杂文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能常常殷勤探看。不亦快哉！

王春瑜

2013年7月2日于牛屋

目 录

总 序 >>> 1

杨绛的人格魅力 >>> 1

天鹅之歌

——关于杨绛新译《斐多》的对话 >>> 7

古驿道上悟道者

——读杨绛新作《我们仨》>>> 15

状元散论 >>> 19

“落索身名免谤增”

——钱钟书谢绝龙喻 >>> 22

比 喻

——天才的标识 >>> 28

好读书

——钱钟书如是说 >>> 33

莫说破

——小议含蓄的艺术魅力 >>> 35

钱钟书点评陶渊明 >>> 38

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

——钱钟书与两岸文化交流 >>> 40

形象思维的功与罪 >>> 46

- 神奇的灵感 >>> 51
赚钱与权贵
—— 警惕“权贵资本主义”>>>56
【附录】黄伟经在大公报讲《钱钟书论学文选》的出版经过 >>> 66
君子之交
—— 我与《大公报》的交往 >>>84
“中间势力”敌耶？友耶？
—— 读《百年沧桑》随记 >>>87
医治狂躁一良方
—— 读《演员于是之》>>>99
晚节今传好事家
—— 贺《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出版 >>>102
新凤霞的美 >>> 105
霞光在天 >>> 109
笑声长留人间
—— 马翁三立您走好 >>>112
为啥想念侯宝林
—— 纪念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 >>>115
漫话方成 >>> 118
夏衍的“三多” >>> 123
笑别丁聪 >>> 126
荀慧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 129
“《圣经》里没说呀？” >>> 133
副刊之“富” >>> 135
潘汉年的预感 >>> 139
长啸一声又何妨

- 看《上海沧桑》随想 >>> 142
芳草留人意不闲
—— 悼牧惠 >>> 146
我的杂文观 >>> 148
假话“万岁”么
—— 看戏曲电视连续剧《喜脉案》>>> 150
澳门起家的四名士 >>> 154
白鸦·白象·伟人
—— “鲁迅不算作家”吗? >>> 160
从伪《鲁迅全集》谈起 >>> 164
说“韧”
—— 鲁迅的一个伟大战略思想 >>> 168
“今天天气……哈哈哈” >>> 176
鲁迅打官司 >>> 179
论“马马虎虎” >>> 182
哀项羽
—— 闻“项羽未焚阿房宫”随感 >>> 184
说不完的曹操 >>> 190
曹操与女人 >>> 193
风流皇帝 词坛才人 >>> 196
昏庸天子 优秀画家 >>> 199
韩愈的第二次下放 >>> 202
论书卷气 >>> 210
漂亮——加分儿? >>> 213
《水浒》是一部长篇结构吗 >>> 215
宋江为何令人反感 >>> 218

- 《太平天国》的收视率 >>> 220
演艺界确有“三多”吗? >>> 223
美女难画否 >>> 225
笑的哲人——老舍先生
——纪念老舍诞辰 110 周年的随想 >>> 231
老舍有侠气
——纪念老舍 110 周年诞辰有感 >>> 236
梅兰芳的“粉丝”
——黄裳珍闻的启示 >>> 238
手表的功能 >>> 241
《乔家大院》戏里戏外 >>> 244
宗江“三绝” >>> 247
时间咏叹调 >>> 250
漫谈孔子走向世界 >>> 255
心仪久矣
——我与《文汇报》几代编者的交往 >>> 258
《牡丹亭》的生命力 >>> 261
中国的脊梁 >>> 263
达尔文的风格 >>> 266
孤独吟 >>> 269
面包·火·“逻各斯”
——试论不可陶醉于已有的文明 >>> 273
预言与诤言
——李光耀的高见 >>> 278
狗性论 >>> 283
泛论狗性 >>> 285

- 闲聊猪八戒 >>> 287
论“一阔脸就变”
—— 读史随笔 >>> 290
会笑与不笑 >>> 294
惨 笑 >>> 297
从无家到有家
—— 我的住房史话 >>> 300
幼 虎 >>> 307

后记 >>> 310

杨绛的人格魅力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先生离开了人间。五十七个小时后便火化了。遵照遗嘱，做到了丧事从简。次年年初，我的老伴去看望杨绛先生，一进门还没说话，只见杨先生孤身一人，我的老伴就抑制不住抽泣，后来干脆放声大哭起来。杨先生拉着她的手，安抚她坐在沙发上，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老伴回来向我转述以后，我说：“瞧你这点出息，让你去安慰老太太，反倒成了被安抚者。”说这话时杨绛先生八十八岁，到现在2010年春天，杨绛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十二年。时间是实践最严酷的史官，这十二年，杨绛那纤弱的身体承担了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痛苦，做了多少九十多岁的人超负荷的工作。直到接近百岁的前夕，她的脑子还在坚韧地思索着，她的笔还在顽强地耕耘着……2010年元旦之后，她写的《俭为共德》（发表于2010年3月10日《文汇报笔会》），证明了她还在为社会风气的奢靡而担忧。大量的事实摆在面前：十二年前她对我老伴说的话，不论厄运怎样摧残，杨绛终于扛过来了！她的思想，真正解放了！这也证明了抗日战争时她自己的话：“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炼人品。”年轮越是增大，体质越是衰弱，却越是彰显出杨先生的人格魅力。

中国人计算年寿的习俗，“庆九不庆十”；杨绛是1911年7月17日诞生的——农历辛亥六月二十二日；进入2010年夏季，她就是一位跨进百岁的老人了，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我认为这位百岁学者的人格风范，是否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高尚做事，低调做人，毕生自强，终竟自律。”

当电视剧《围城》（原著在1946年12月《文艺复兴》连载，次年1月成

书出版)热播时,钱钟书好像成了“文坛新秀”,几乎要被媒体包围,不速之客简直挤破了门,钱先生避之唯恐不及,他曾对我引用民间格言说:“要想好,大作小!”另外他的诗中有一名句:“落索身名免谤增!”杨先生当时则更卑微地自比:“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这就叫做低调。至于他们所做高尚的事,实在太多,我这小文无法容纳,所以恕不一一。

咱们还是捡钱先生辞世之后的近处说起吧。

头一件大事,就是出了十三册《钱钟书集》(三联版);第二件就是出版了五册《宋诗纪事补订》(同上);第三件就是《钱钟书手稿集》(商务版)影印出书;第四件就是《我们的钱瑗》(三联版)成书。杨绛说:“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四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想让自己的伤痛的心,哪怕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她的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

从中外贤哲的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笔者曾经写了一篇读后感《天鹅之歌》(载《文汇读书周报》)。此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很快售罄;港台两地也相继出了繁体字本。我收到她的赠书是2000年7月,原先我的担心立刻释然了。杨绛没有被大悲大灾击倒!九十岁的老人又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时她开始了“打扫现场”,她把钱钟书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笔记进行了分类处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钱钟书手稿集》(三大本精装——这只是中文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斥资三百万元,以高科技手段影印出版的。之所以取名《容安馆札记》,乃是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审容膝之易安。”(审——诚知;容膝——仅能容纳双膝,描述所处地之狭小也)这些笔记,随着钱钟书一生颠沛流离,伤痕累累,但毕竟可以

让后人亲炙钱钟书是怎样变成一代巨匠的雪泥鸿爪吧。同时欣赏那些劲秀有致的行书小楷，也是对特殊遗产的艺术享受。

钱、杨二老早在 90 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与钱先生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主编的馆刊同名）。2001 年 9 月 7 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七十二万元；到了 2008 年 8 月，本息已经升值为六百三十万元。到了 2010 年春，已是八百万元出头了。钱杨二老一生俭朴，但据我所知，在各个特殊时期，受到他们资助的中青年学子，不可胜数。钱先生生前曾对我自嘲说：“我生来就寒士骨相！”这话与今天的人民币八百万捐献相比，真有霄壤之别啊。

获得“好读书奖学金”的贫困青年，不断给杨先生写信致谢。他们当中有许多是钱、杨作品的忠实读者。这些获奖的青年看到杨先生家居陈设简朴没有装修，无不为之动容。这个小区的某邻居也说：“这老太太犯傻，好几百万能买多大的一座别墅啊！”杨先生说：“人的追求境界和想法，有没有‘形而上’，总是不一样的。”钱、杨二老一生朴素，也证明了《俭为共德》的言行一致，从我做起。杨先生藉此归结到她对清华校训独到的理解，她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理解‘自强不息’是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永远上进。‘厚德载物’是一个道德标志。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敢于担当时代重任，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自强不息’是‘起’，起点的起；‘厚德载物’是‘止’，‘止于至善’的止。这八个大字也是我对‘好读书奖学金’获奖同学们的希望。”笔者敢问：在两个世纪的经历中，有谁见过钱、杨二老懈怠奢靡，自我膨胀吗？他们毕生自强，终竟自律，愚以为这才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奥秘所在。

我认为杨绛晚年所写的《我们仨》、《怀念陈衡哲》（收入《杨绛作品精选

散文二》,人文版)、《走到人生边上》(商务版)和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三联版)(出版界称这些既是畅销书又是常销书),以及《我们的钱瑗》,它们不仅饱含很高的文学品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试举一例。胡适是认识钱钟书的,他在海峡对岸曾经高度评价《宋诗选注》,但他却说:“我向来不认识钱钟书!”现在通过《怀念陈衡哲》,杨绛披露了胡适与钱钟书不仅认识,而且还留下一首旧体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他俩是通过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认识的。他们在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家,曾经有过比较亲切深入的谈心,谈当前时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去留。当时这五六个人(半打)代表三个家:钱、杨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也倾向于留下;胡适却是不可能留下的。这个已成的定局,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他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因为他们都是即将进入一个陌生新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相聚谈论,谈得如此认真,这般亲密,很像挚友之间说悄悄话。

钱、杨为什么不走呢?如果选择离开大陆,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参加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团团长的朱家骅,非常赏识钱钟书,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邀钱钟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送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则许以教职。牛津大学汉学家 K.G. Spalding 1949 年 3 月中旬还来信希望他们赴英。两人皆不为所动。钱钟书和杨绛决心留下,一如他们 1938 年秋天义无反顾地从欧洲急忙登轮返回烽火连天、家破人亡的祖国,理由很简单,正像钱钟书同年 3 月给牛津同窗 Stuart 的信上所说“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这就是钱钟书对祖国和同胞的态度,多少年来,始终如一,他们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文化,不愿舍去父母之邦。笔者在《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三章《背国不如舍生》中按语中曾说:届

原不仅表达了他“独怀故土”的思绪，而且他的精神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对祖国九死而不悔的优良传统。钱先生指出，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正是这种眷恋宗邦的爱国思想，使士人生死兴之，宁作累臣，不为逋客（累——过失，逋——逃亡）。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仨》第122页）

这里，我还想讲一点钱瑗人性美的往事，从而折射出她母亲的人格魅力。杨绛在《我们的钱瑗》的序中说：“‘文革’期间，钱瑗的学生张君仁强，忽从香港来，慨然向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捐赠百万元，设立‘钱瑗教育基金’，奖励并培养优秀教师。”张仁强为何向母校捐赠这笔巨款呢？请听张先生的回忆：“我在1972年面临毕业分配的抉择，我不可能被分配到福建和太太一起，这将会面临长期两地分居。我大胆提出申请出境，这在当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我告诉了钱瑗（凭直觉，我觉得钱老师善良），当时我急需二百元，我悄悄向钱瑗借（钱瑗回家立即与母亲郑重商议这一带政治性的借款事）。翌日，钱瑗如数把钱交给我，不问缘由，默默无言。从她的眼神，我看到了忧虑（她的月工资才六十二元，同时她深知其中的风险，当然更为我能否走成担心）。不久，我的申请得到了政府批准。我拿出通行证给钱瑗看，并把钱还给她，她笑了，从她笑容里送出的是一串串祝福。”

“1990年，她担任访问学者，从英国回北京时路经香港。我们几位同窗约她见面。十多年了，师生们又重逢，有人很惊讶，怎么这么些中年男子竟是这位年轻女士的学生？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永远挂着亲切的笑容。她依旧是钱瑗，我们心中的天使。在8月中旬，我和我太太到三里河拜会钱瑗的妈妈杨绛先生。那时九十四岁的杨绛清秀洁白，思想敏捷，一派学者风范，令人肃然起敬。我握着她老人家的手，她那使人感到亲切的脸孔上，两眼闪耀着泪花。我的泪水涌出双眼，久久不能言语。她老人家说‘七年’！钱瑗在1997年去世，至今整整七年了。或许是上天的意旨，中国人的风俗七年忌辰吧。七年的今天，在北师大成立了‘钱瑗教育基金’。杨绛说，钱钟书

先生有知，也会感激的。我说寸草之心难以报尽春晖，钱瑗是我们最怀念的老师。”据笔者所知，现在这一教育基金更名为“尊师基金”，我想或许是出于杨绛先生一贯的低调吧。钱瑗走时，北师大外语系师生们恳求杨先生留下部分钱瑗的骨灰。他们把她埋在陈垣校长铜像侧的一棵雪松下。外语系师生每年清明节可以去拜祭这棵雪松，表示他们对钱瑗的怀念。张仁强说：“回港之前，我们到钱瑗雪松拜祭。天亦有情，细雨濛濛，雨水吹拂到我们脸上，泪水交加，我们决定在这棵雪松前立一块碑——尊师重教。让钱瑗这棵雪松，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后来，杨绛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我一生的杰作就是钱瑗！”

最后，我想向钦仰杨绛人格的青年朋友提一点忠告：如果您真正爱护杨老，最好的景慕就是不干扰。至于出自各种动机向杨绛发难，挑起莫名其妙争斗的人，她早就藉翻译兰德的诗，写下了她的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2010年清明时节写于北京

天鹅之歌 ——关于杨绛新译《斐多》的对话

一位年轻的文友自南方来，光临舍下，品茗小聚。闲聊中谈起杨绛新译的《斐多》（辽宁人民版）。我正要问他读后感，他倒先向我发问。

客：杨先生的《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还有在欧洲具有深远影响的写泼皮流浪汉的鼻祖文学——《小癞子》……这些在读者中和翻译界，都享有广泛的盛誉，台湾也出版了她的译作。可让我惊奇的是，老太太怎么翻译起希腊哲学来了？杨老已经九十岁了吧？

主：九十大寿已经悄悄度过。

客：她为什么在九旬之际，想到翻译柏拉图的这本“通俗的天书”？

主：怎么叫“通俗的天书”？

客：我们几个搞英语的青年朋友都找到原译文对照着看了。

主：据我所知，钱钟书对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的译本中，对勒布版最为推崇，杨绛就是根据这个版本移译的。

客：杨先生不愧是老将！译文确实老到流畅，像舞台上的戏剧台词，连人物的嘀咕、动作，辩论中高潮起伏，全都活灵活现；丝毫没有看哲学著作那种深奥艰涩之感。不瞒您说，书虽然只有六万字，字字句句全看得懂，但对整个书的理解，我是处于似懂非懂之间……

主：我看头一遍时，与您有同感。文字全明白，含义搞不清。一位诗人兼杂文家对我说：“这本书，不能歪着躺着看；必须熏香沐浴，正襟危坐地细看。”

斐多是尊敬苏格拉底的青年当中的一个。亲眼看到他景仰的老师是如何赴死的。在我国古代，对于生死问题，孔子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未知生，